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穆集卷一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鄭啟緒

謄録貢生臣王 毅

提要　　集部四

忠穆集八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忠穆集八卷宋呂頤浩撰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徽宗時歷官至河北都轉運使高宗南渡起知揚州兩入政府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少傅醴泉觀使致仕卒贈太師秦國公謚忠穆事

蹟具宋史本傳顧浩集凡十五卷見於陳振孫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者並同舊本久佚惟今永樂大典頗散見其遺篇裒而輯之尚得文一百三十七首詩詞五十八首今重為排輯勒成八卷顧浩在相位時頗肆自用力排李綱李光諸人創立月樁錢貽東南患深為公論所不與然宣和伐燕之役顧浩隨轉輪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請議長久之策一

時稱其切直至建炎中苗傅劉正彥為逆頤浩與張浚倡議勤王卒平內難又少長西北兩邉於軍旅頗為嫻習其應詔上戰守諸策載於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者大約皆謂和議之必不可成而勸高宗為乘機進取之計凡分兵策應機宜籌畫頗備雖都督江淮迄未建恢復之績不能盡酬其所言然較張浚之迂誕寡謀娼嫉悞國富平諸役流毒蒼生

者則固有間矣集中上時政一書乃作於靖康初年能預決金兵之必來諄諄以遷避為說亦復具有先見而本傳獨未及此事是亦足以補史闕也書錄解題又稱集後三卷皆燕魏褉記盖顒浩在河北時所作今祇存二十九條於古蹟頗有典據又其集在孝宗時嘗付兩浙漕司鏤板詳見其子擂所作謝表中今與顒浩配饗省劄一通並付於末以備

稽核馬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忠穆集卷一　　　宋　呂頤浩　撰

奏議

上邊事備禦十策

准尚書吏部牒備坐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乞大詢衆庶奉聖旨行在職事官以上各具所聞實封聞奏仍限五日者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於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於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蠻邦

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騖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敵人情偽與夫戰陣之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算三曰料彼已四曰選將材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彊弩七

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謹條具如後

收民心

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强而終為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内嬰孤城外迫彊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己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

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封大名府濮州境内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敵騎漸迫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摇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己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免夏秋二税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户避兵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

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
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糧却令轉運司條具措置
以聞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兵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曾
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外國不善攻城
惟金人剽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
大兵縱横之後鄉村有力人户盡挈其家屬斗畜資産
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
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

禦足備糧儲不乏之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兵或入山林或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為魚肉為此一路之民開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韋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收民心者此也

定廟算

臣昇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

致聖慮焦勞大詢羣策迺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彊弱不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顧鑾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必爲之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苻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況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堅忍果悍恃彊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爲彊彼之彊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氏謂其彊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明

詔大臣議定廟算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戰之資申敕主將修武備講陣法訓彊弩料彼已明斥堠以謹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蔚宗論光武之略以為淮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肰算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蹉跌臣願定廟算者此也

料彼已

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已知彼而不知已必敗知已而

不知彼亦敗自金人入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
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己亦未
嘗講究彼己之長短也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
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衄如今日之甚者盖鄜
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
趙魏絶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
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
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

阻險用奇可以掩襲為將者不可不知也金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澱（原注山西州軍及燕薊諸處契丹有國時擇美水草之地數千頃禁人畊鑿留以養馬謂之馬入澱）入澱之後馬不喂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澱之際敵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畧曰以一月之糧與六月之師破之必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契丹以酷熱不

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之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覲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曠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己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諸將用我所長聲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謂知彼知己者此也

選將材

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彊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彊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虛語哉今强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為急臣願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蔚宗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師嘗令有歛然不滿之意

如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饑則肴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臣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普平建寇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明斥堠

臣契勘金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是選擇强壯有材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為一隊齎弓箭及手刀

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
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金人南來須揀
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為二十隊給弓箭手
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令奔馳
前來遞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
與飲食草料盖敵騎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
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年
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

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强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怪駭又如累年以來敵騎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令治舟楫絞䈥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訓强弩

臣嘗考近年以來金人入境我師遇之不暇成列輒奔

潰敗走者以平原曠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金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為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邊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彊弩令欲禦騎兵捨彊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此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谿子少府時力距

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臂洞胸近者鏑弇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年環慶路築大呰泉种師中將前軍羌帥比精者（原注號磨貳比精一時雄傑之首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踵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吾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帥四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

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黄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黄弩神臂弓射之敵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彦國時為第十五將可召而問也近日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為將者不知强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為軍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内彊弩並發人人只發兩箭則敵人必卻敵人既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為騎兵衝突措

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逐將能射神臂弓者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願訓彊弩者此也

分器甲

臣嘗觀金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金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斂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原注

謂如兩丁點一丁之類

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操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點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或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嘆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盖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

不適用良可哀也又北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原注步人戴笠子不能禦箭有斧心則無披髆之類是也非特此也金人軍行有車乘牛畜原注多係三五十八共一車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為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備水戰

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金人志在刼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攏泊海船以備禦敵而上流州軍自荆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爲之

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荆州引兵窺吴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檝與吴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覩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鬭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覩王濬伐吴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

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今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鶻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省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控浮橋

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内侍梁方平雖領精鋭人兵在黄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敵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金人既

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覔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
得濟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密窺前去措置若可解拆即
權暫解拆其浮橋脚船并大纜物料並擺泊於南岸却
以舟船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
油准備緩急焚爇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
謂控浮橋者此也

審形勢

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

遠究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兹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金人過大河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敵騎亦須逼江此實忠臣義士殺身徇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為備

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
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
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
春府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
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
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
屯壽春府花壓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入邊以來
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邊塵所向大將膽

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為一陣使人自為戰若非據淮
阻險以决一戰必至於靡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也
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
兵一敗之後必至於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
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
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則有陣圖可考昔漢高祖
望賬布置陣如項羽甚必惡之且賬布一卒能置陣如
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

兵平原曠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竢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

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趨洛陽陣於賊間不憂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敢陣於兩賊間而夾淮之戰在吾境内有糧草有地利我為主彼為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國之爪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微何愛能退走其騎軍亂世

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休軍潞州斬樊徽
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
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趨淮甸
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此臣所願審
形勢者此也

忠穆集卷二

宋 呂頤浩 撰

奏議

上邊事善後十策

臣今月十七日准入内内侍省遞到金字牌降付臣詔書一道臣已望闕祗受外臣仰惟陛下聖德日躋睿謨天縱方逆臣作亂唱導敵人侵陵淮甸之初奮發獨斷親御六飛廵幸近邊號令諸將上下用命屢奏奇功遂

使彊敵退兵生靈按堵凡所謂善後之策固不能逃於
聖筭矣尚且發德音下明詔俯詢舊弼問以方略仰見
陛下盛德謙冲將屈羣策以圖中興之大業也臣雖老
且病然荷陛下非常之眷懷天地莫報之恩輒以所見
析為十事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
略具在十事内雖智識蹇淺無所取材然臣生長西北
兩邊出入行陣踰二紀耳聞目見粗為習熟謹繕寫進
呈所兾螢爝末光增輝日月冐瀆天聰臣無任兢惶戰

惟激切之至

論用兵之策

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官歲久目覩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年和次年復戰而契丹主天祚不悟其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己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阨以救生民之命而敵性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回迄四年矣歲歲舉兵侵掠川口去年雖不曾出兵

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又與劉豫同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金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月間必傳箭於國中原注金人五月間傳箭于國中令鄉民備戰八月點集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支吾賦歛終至財力困竭此不可不用兵也況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急為

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原注乘時一事關其任後此用兵之利也

論彼此形勢

臣契勘金人本契丹附庸之國契丹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原注女真於宣和四年方建國號大金女真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原勢愈肆橫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

國相尼瑪哈也為之謀臣者劉彥宗固新貝勒蕭三太師高慶裔王汭張愿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斡喇布扎木伊都洛索貝勒達賚三子四太子達賚郎君之徒是也謀撫不成戰撫不克横行天下又近十年原注天會三年金人方大盛彼之勢可謂强矣然尼瑪哈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原注臣於宣和七年十一月陷于金次年二月得歸朝廷在敵中時其衆每夜嗟嘆皆云與契丹交兵十年不得歸今又向南去不

知何時到家鄉又其性嗜殺將兵所至族其强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斡喇布伊都扎木國王洛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牣于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逋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原注臣竊料劉光世

韓世忠張俊楊沂中王𤫊下兵數約二十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人陛下聖性精于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邦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備矣原注外域之兵自來以全裝衣甲禦敵中國甲士自來止有前後弇心副髆有皮笠子而無兜鍪故怯戰臣在河北嘗覩太宗皇帝於北京武庫排垛下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裝今日皆不堪用祁溝之敗恐由軍器不全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金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去年金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其鋒諸將屢得勝捷至於吳

珎累次大捷於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論舉兵之時

臣在河北陝西緣邊備見金人風俗每於逐年四月初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放牧號曰入澱（原注：澱乃不耕之地美水草去處其地虛涼宜馬）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澱

飼以麥豆準備戰鬬又金人所長者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凡外國犯邊未嘗出於盛暑之時。歷代將帥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嘗獻言于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邊人勁弓折膠童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嗚呼世稱杜牧知兵善論事豈虛言哉。臣於紹興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嘗備引杜牧之論具劄子陳奏次日進呈之際蒙

聖諭以為夏月舉兵乃周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北去請和而豫賊之子巳興金帥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矣然則和議豈可憑信在我之計豈可中巳縱令今年秋末復為邊患臣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有不可失之時密與大臣決策定議陰敕大將速為之備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趍汴之計供餉之方措懐之畧臣一一條陳于後伏望廥明深思熟計廣詢博

訪施行乞賜睿察

論分道進兵之策

臣本東北人自中原淪陷以來傳聞京西路殘破爲甚京畿次之惟京東路河北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按堵如舊然苦于劉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茲蓋祖宗德澤感民之所致若乘斯民徯望之深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伐必有大功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以收人心慰民望也臣已條具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

欲乞於即今所有戰兵數内差撥五萬人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原注其糧運開具在後篇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駐泗州為應援又別選大將一員統舟師二萬人由明州趁今年四月内便風泛海前去攻沂密至青濰州原注密州到濰州陸路一百六十里又一百二十里到青州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望風而下又遣大將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以張聲勢此兵不可深入以糧運艱阻但時遣奇兵渡淮擣順昌府陳州則京西北路諸郡傳檄

亦可下惟是申敕大將所至不得殺人不得刼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豫一切之政明出黄牓除二税之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為衆推伏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黄河以南必先為我有者葢謂是也乞賜睿察

論運糧供軍事

臣契勘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趍沂密州兵二萬人每人日支米二升二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萬二千石臣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舡附帶前去到密州板橋鎮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矣（原注密州界鄉民不曾發耕種米糧易得）一項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州岸下則比項人馬不患乏糧也（原注臣嘗任蔡河撥發自承楚州運糧至濠州城門下卸）惟是自泗

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縁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乞委江浙漕臣揀選淨米五萬石前期運至泗州准備諸軍附帶入界原注兼准備應副為攢撥軍二萬人口食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敕大將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弔伐除糧食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財物刼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王師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准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毀紹興二

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計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諭以
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合
具奏知

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府事

臣於建炎四年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
已於鎮江府江心艤舟邀截住金帥四太子人馬未得
濟渡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金人
又具奏聞以萬乘之尊仗雷霆之勢車駕所至自可以

聳動人心銷弭羣慝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行原注臣罷左僕射告詞云下吳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衆議去歲秋末敵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將罔敢退縮斬獲既衆金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五代時耶律氏方彊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彊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攘郤之心親統諸軍巡行塞上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舡入黃河順流而

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原注瓦橋關乃雄州高陽關乃河間府益津關乃霸州
歐陽修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强
弱較彼我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
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乞暫時移蹕權駐鎮江訓飭大將
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
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况陛下天資聖武精於
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乞賜睿察

論經理淮甸

臣契勘淮南東西路平原曠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數百里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移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春府原注今治壽春縣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乃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畢矣

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仍敕令講求羊祜治襄陽之故事踵行之其通泰州產鹽地方尤宜選任能吏收鹽息以助軍興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考榷貨務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得一千四五百萬貫浙東西歲收七八百萬貫下戶部勘當便見昔年所收實數盖通泰楚州產鹽浩瀚倍如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選守臣乎或曰金人若近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武臣楚序等守

承楚泗州矣金人相近望風遁去大率東南州郡無城壁守禦之備若小小冦盜有兵者猶可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官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小事體輕重而圖之綏懷之略應自此始此其要也乞睗睿察

論機會不可失

臣在陝西緣邊見中國與夏人相持前後五十年每出兵接戰勝負各相半惟自金人侵軼以來中國之兵未嘗交鋒望塵奔潰者是豈金人真不可敵哉我之兵不

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一舉而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又再舉而入揚州又再舉而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深究其獘修軍政備器械又金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豈復能强梁橫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九月直趨淮甸我師累捷金人頓兵百餘日師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

之久侮嫚如此之甚今王師已振敵衆向衰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伐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於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雖以其地析為三秦徙高祖於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為漢有因之以取天下況此舉必可以擒劉豫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大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

四海之事力而戶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原注臣是時任太府少卿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日會計戶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閑退以來切料戶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原注臣嘗考每月支用十分中八分係五軍下費耗夫養兵二十萬不能北向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可支吾豈不寒心哉況中原之人彊悍壯實東南之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盡雖欲北向爭天下亦難矣臣冒死為陛下喋喋言之乞賜睿察

論舟楫之利

臣嘗觀晁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未嘗不歎服錯之知兵也以今日論之金人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南當以舟楫取勝盖舟楫者非金人之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棄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照應北伐之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與

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國家與金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利賜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當訪詢臣自少壯時遍走兩浙京東河北及敵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可往去處是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僞齊京東諸郡原注濰密登萊青州皆海道地分自來客旅載南貨至密州板橋鎮下卸河北諸郡原注濱滄州乃海道地分自來商旅販鹽行徑及敵中諸郡原注契丹營平州地分唐太宗伐高麗自營州登船昨趙良嗣馬政初使女真時徑由此道至女真國蘇州界出陸今當聚集福建等

路海船於明州岸下先補船主梢工一官（原注非承信郎不可）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糧前去沂密州（原注京東河北界邊海去處亦如浙東海岸邊有居民市井既齎一月糧食到京東界則所在皆有糧）仍選差曾在京東界與人接戰將兵授以全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京東界不肯臣劉豫之人在海山間聚衆屢與豫賊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遞鋪兵士後來為兵官嘗屠戮金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

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諸將下見管人兵之數遙
計崔邦弼下有兵約三千人王進下約二千人范溫初
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中軍或汰往諸州軍充廂
軍若盡行剗刷歸范溫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
於諸軍中補足二萬人之數遣行所至去處遇僞齊海
船可用者即留之其不可用者即焚之趁南風而去得
北風乃歸金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夫此行在我
無浩瀚之費到彼資東北之糧萬全之計豈可緩哉乞

賜睿察

論并謀獨斷事

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晉武帝欲伐吳羣臣以謂未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排沮惟裴度與帝意合一舉而擒吳元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方金人退兵之際首以善後之計下詢於前宰

相臣料諸臣者或以謂當用兵或以謂不當用兵或欲
且保江南或欲經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謂上策
莫如自治或以謂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人
人所見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
酌今日之勢孰利孰害孰緩孰急是非可否在聖主獨
斷而已臣事陛下之久出入將相踰五年平日嘗以謂
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陝敵兵紹
興三年春臣已定計北伐樞密院機速房具有案底過

潘致堯高公繪自尼瑪哈處奉使回恐害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敵情反復近尤難測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家陛下屈己極矣去秋怨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大為之備秋冬間若本國别無牽制必舉兵南來或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决不可茍暫時之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欲舉兵更乞質諸大臣參訂禁從博訪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畎畝間妄陳所見不中

事機惟陛下赦其萬死乞賜睿察

貼黃

臣契勘自金人構難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說膠擾曾無一定之論伏覩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若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璹張邵輩前後祈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相繼入國竊料金人國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

從之請姑欲款我爾伏望聖明深賜洞察祈請十年略無顯效勘量和議可成或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臣乞大舉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衰愚之言或可備收採謹具奏知

又貼黄

臣恐今日士論或以謂金人纔退我國家事力未全財用未充未能大舉臣曰不然若吝惜用兵之費則秋冬閒敵騎必再來所費愈不貲矣況此舉乃因糧之策無

大費哉今將兵閑坐縻費錢糧與舉兵北去所費均也
但少有飛輓之勞爾謹具奏知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穆集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尹大謙

謄録貢生臣湯逢泰

忠穆集卷三

宋 呂頤浩 撰

劄子

除右僕射已復元祐臣僚恩數劄子

臣自歷官以來荷累朝黼扆之知茲者又蒙聖恩爲臣比經艱難粗立功效擢寘宰輔臣敢不仰體眷禮優厚雖靡骨粉身亦恐未能圖報天地父母之德苟有所見安忍不爲陛下别白詳言之臣竊攷祖宗留意人才度

越前代是以元祐間名儒鉅公相繼而出人亦各盡已長陛下聖學髙明博觀圖史此不能逃睿鑒矣是惟王安石首先變亂祖宗法度紹聖間章惇蔡京蔡卞兄弟之徒各快私意以忠為邪以邪為忠將元祐諸人累更竄逐衣食不繼歿於遐荒海嶠者甚多子孫禁錮貧悴異常人至於今寃之而此輩忍為是舉豈不有負國家耶臣區區愚見今陛下六飛雖暫駐吳會然臣恭料宸衷仰思二聖之心瞻念陵寢恢復境土則未始一日而

忘也如元祐諸人經隔歲月並未曾追復官職依條格合得恩數亦不曾給付雖其間有子孫族屬緣兵火之後捨鄉里墳墓隨車駕南來者甚衆然尚有淪陷北界者亦多欲乞聖慈廓獨照之明廣好生之恵不以臣為僭率貸其狂妄將元祐臣僚令有司條具曾經遷謫之人並例復原授官爵子孫合陳乞恩數照應格法放行庶幾南來之族無不感戴鴻霈之澤在北界之家亦知陛下懷思中原淪陷名臣之族痛念向來皆由姦邪誤國

宗社播遷而一朝盡還其父祖官爵恩澤人非木石安得不銘佩陛下耶臣今所乞亦恐敵情叵測先將元祐之家子孫用之則本朝所失愈多後雖欲為亦無及矣更望睿慈不下臣此章只作聖意批出庶幾遠邇存没皆戴陛下矣冒瀆天聰臣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貼黄

臣契勘神宗皇帝熙寧間以觀文殿學士歐陽修知太原府仍除宣徽南院使後因歐陽修力辭太原依舊觀

文殿學士知蔡州祖宗故事灼然可攷臣今日辭免少傅之命有此體例臣蒙陛下眷遇之深倘未容納禄即乞改除一階官外任宫祠乞賜睿察

辭免男職名劄子

臣伏覩進奏院報狀臣長男抗次男摭並蒙聖恩除職名賜章服者臣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竊惟祖宗以來宰執子弟不敢使之應舉恐其與寒畯爭進自宣和之後僥倖路開宰執子弟躐除貼職天下指目不特為公

議不容至今尚為逐人終身之害亦可以為戒矣況臣
二男前後所得差遣並係臣未執政及罷政之日除授
臣病中忽聞此命惶惑增甚伏望聖慈亮察血誠特降
指揮寢罷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伏覩進奏院報臣兩男並蒙除職名章服者臣具奏
辭免外續准進奏院報兩男並除直秘閣主管萬壽觀
賜緋魚袋并姪挺改合入官者竊惟自古輔弼有大勲

勞慶澤所加一門華顯然當時難逃指議旋踵不免招
憂況如臣者本乏技能素無望實出入屢淹於歲月事
功不補於毫釐敢意天慈橫加寵數倘敢冒授必致煩
言雖天譴之未加諒鬼瞰之可必伏望聖慈特降處分
將男抗擴直秘閣賜章服主管萬壽觀及姪挺特改官
指揮並行寢罷取進止

辭免赴都堂治事劄子

臣早來奏事面奉聖旨日下赴都堂治事臣即時已恭

依仍具榜子奏聞外臣輙陳愚誠仰干洪造臣昨蒙聖慈差都督江淮等路諸軍事緣臣疾病未施薄效方此防秋之際衆人避事之時臣若不身先諸將再往江上孰肯趨事赴功為國禦敵此一事也臣昨被召命尋即具奏乞且往江東再奏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發赴行在奏事臣方敢起發今若留朝廷則衆議必以謂𡪠緣疾病遂免江淮之行復涉避事之嫌此又一事也伏望聖慈特降處分許臣且往江東誒防秋過日倘未顛隮足可

仰備驅策取進止

任江東安撫制置大使日乞宮觀劄

臣五月二十九日有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脩思殿祗應黃彥節到饒州伏蒙聖慈賜臣御筆一封除已具表奏聞外臣草芥微生仰蒙聖眷優異訓詞溫厚至有卿其體朕始終之遇憫時艱難之極亟出視事以卒大功之言臣伏讀至此不勝感咽流涕臣齒髮衰暮疾病餘生迫切之誠不能自已須至再具奏陳臣自蒙陛下擢

用以來凡遇金人侵軼未嘗不自請提兵乞與諸將前去迎敵去年正月間在台州港臣屢乞總兵前去臨安府擣賊之虚陛下不忍使臣蹈危險之地賜以御筆不允前年十月末聖駕駐蹕平江府巨師古下偏將葉隆作過於虎邱山臣恐中夜震驚聖聰不敢遽奏遂親擐甲冑整備御營使司人馬欲去擒賊逮至質明臣已到城門得御筆追回今蒙聖訓以謂臣決無避事之意仰蒙聖明照察肝膽臣自去年五六月間因乘海舟來往

冒暑致疾去冬今春暴露累月氣血虛羸小有勞動則怔忪健忘衆疾乘之不易將理今在假已月餘本路地分闊遠又兼壽春府滁濠等州自揆心力非往時之比必難勝此責任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落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帶元舊階官外宮觀一次取進止

辭免知池州乞宮觀劄

臣比者以罪罷政伏蒙聖慈貸其罪戾不數月差知池州仍令赴行在奏事訖之任近時宰執罷政之後無此

異數恭惟天地父母之恩没齒無以論報緣有血誠合具聞奏臣年已六十今夏一病幾至委頓形體衰羸聖鑒所見池州今係控扼重地深恐老病之人不能當此劇任兼建康一路沿江地分最為闊遠若不得兵五萬則難以分俵使喚緣本路刼掠之後錢糧單匱若一一仰給朝廷則朝廷事力臣所素知今日必難應副若不籍兵則不惟難以捍禦金人江北大冦動至數萬不測渡江恐不能控扼又臣素無將佐亦無部曲雖有烏合

之衆而無正兵相制緩急亦難使喚臣生長東北在陝西河北極邊仕官二十餘年出入行陣十餘次粗知兵政不敢如周望不能辦宣撫司職任而謬膺委寄致誤國事伏望聖慈察臣平日曾與兵政不曾辭難念臣疾病餘生已老垂盡改差近上統制官為江東路帥臣許臣依舊宮觀取進止

辭免少保左僕射劄

臣伏奉制命除臣尚書左僕射者臣衰朽之質昨任江

東師臣累具奏聞乞除外任一宫觀忽被召命俾赴行
朝蹴踖趑趄不敢就道縁累有中使傳詔促行臣力疾
而來近方朝見豈期聖鑒俯察孤忠曾未浹旬有此除
授重念臣大病之後氣體虚羸才不能酬機務之繁力
不能任今日之責垂老且悴已試無功加以驟陞亞保
之崇資再畀東臺之重寄皆近時稀闊之盛禮豈愚臣
窳陋之敢當伏望聖慈矜念愚誠追還成命敷求人傑
寅亮天工取進止

任左僕射乞宫觀劄子

臣以衰邁愚陋之資蒙陛下置之宰輔之任罪多效淺福過災生累月以來疾疢屢作比乞宫觀差遣伏蒙聖恩宣押赴都堂治事臣雖黽勉供職自覺支持不前伏望聖慈曲賜睿察除臣一宫觀差遣稍親藥石或保餘齡取進止

又

臣昨日具表聞奏以臣衰老乞罷政除一在外宫觀

伏蒙聖恩宣押隨班起居奏事臣一介賤微無可比喻重念臣年六十有三疾病尫殘思慮迂暗艱難之際不能勝機務之重豈敢愛身恐誤國事伏望聖慈早降處分除臣一宫觀差遣任便居住取進止

乞免給降空名告敕劄子

臣前任江淮兩浙制置使日縁李安奏乞降空名告敕劄曾蒙朝廷降下付臣契勘臣三十年前曾在陝西鄜延環慶等路每見出師用兵成功則賞敗事則罰罕曾

給降空名告敕劉自童貫開邊後來統制官乘國家多事每遇出兵過有要求多乞空名告劄軍前書填與親舊技術無功之人致名器太輕無以激勸赴功力戰之士今乞將所降空名敕告等更不給降若實有功之人即具姓名保奏乞從朝廷推恩庶革僥冒豈勝幸甚

辭免觀文殿大學士劄子

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聞命震懼莫知所安臣本乏寸

長早緣遭遇叨塵二府僅及四年報國無涓埃之微論罪有邱山之積仰蒙覆照曲賜保全既寛斧鉞之誅又畀祠宫之禄惟秘殿之峻職實本朝之寵名仰冀聖慈俯察微悃追還成命以穆師言取進止

條具兼提舉修國史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提舉修國史者臣竊以祖宗朝宰相各兼舘殿之職以一員為昭文舘大學士一員兼監修國史一員為集賢殿大學士若

監修國史闕即昭文館大學士兼領自元豐年間更改官制以來並罷但以左僕射提舉修國史左僕射闕即差右僕射由元祐至於宣和遵用此制臣伏蒙聖恩差臣兼提舉修國史緣稽之典故有合討論事件欲望聖慈命有司詳悉契勘即今有無合修正史外伏自陛下臨御以來編修日歷一事在今日誠為闕典亦望聖慈下有司看詳如合先次修纂即乞改命輔臣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黄

臣契勘元祐間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兼國史院修撰兼修國史葢縁元祐年間既有國史院係編修日歴有修撰官係范祖禹又别有修國史院修神宗皇帝正史修史官亦係范祖禹屬官張耒等今來若只修日歴合與不合帶提舉修國史亦乞下有司討論乞賜睿察

擬進郭子儀李晟列傳劄子

臣聞陸贄曰國不能馭將將不能馭兵乃大亂之道昔

太祖皇帝有言曰吾遇將士不吝爵賞茍犯吾法特有
劍耳是以太祖太宗平蜀平江南下吳越下河東指揮
諸將頤指如意王師所在秋毫無犯今敵人方彊兵革
未息偽國能馭將將能馭兵則不惟國家有無疆之休
將帥亦有無窮之福不然則非特國家之利害將帥亦
不能逃禍矣臣嘗考近世將帥事上盡忠持軍嚴整而
又循規矩道禮法者莫如郭子儀李晟故其慶澤所鍾
累世昌盛謹繕寫逐人列傳為一冊進呈伏望聖慈明

詔有司寫録十餘册以賜諸統制官使之閲視亦動激之一端也取進止

辭免男抗恩命劄子

伏念臣男抗人才凡陋學術空踈臣頃年罷政在外雖蒙朝廷兩次除授提舉茶鹽緣臣復叨輔弼不曾到任今來輙膺選除必致煩言兼恐祖宗以來未有似此體例至於遷陞職名尤為非據伏望聖慈將男直徽猷閣添差浙東提舉茶鹽並賜寢罷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昨日已具奏辭免男抗恩命縁於義未安五情震恐如抱氷炭須至牢辭臣契勘祖宗以來官有彛訓堅若金石内外臣僚孰敢干紊比年以來因天下多事乃有添差通判之類至於監司未嘗添差今以臣男首開此端臣為舊弼目覩此事戰懼怔忪疾勢增劇伏望聖慈將男抗恩命並行寢罷取進止

陳乞元旱待罪劄子

臣輔政無功不能助陛下慰安元元上當天心振萬物和理之氣乃夏秋之交不雨嘉穀方茂而將槁雲氣屢覆而復收殆陛下有膏澤天下之心有惠養小民之實而至化未宣氣應非效壅閼湛恩其咎在臣合從罷斥以塞災異之變臣更不敢隨班起居及赴都堂治事伏望聖慈速降處分取進止

辭免知潭州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荊湖南路安撫

制置大使兼知潭州不俟授告前去之任者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猥以非才兩司鈞軸人微任重薦致煩言仰賴天慈特加保庇竊禄祠館以便養疾今者復蒙睿斷付之一路湖南劇部大盜方平必賴能者使之撫輯臣夙有氣痛之疾比因初寒舊疾發動難以趣事赴功深恐仰誤陛下寄委欲望聖慈矜恤血誠許臣依舊宮觀俟疾病稍平別圖補報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前件差遣尋具奏辭免伏奉詔書所請宜不允依已降指揮日限起發之任臣有血誠須至冒死再干天聽臣觀古人事君之道方其彊壯之時必竭力盡瘁以報國逮其衰悴之後閑退以乞身臣遭遇睿明屢更器使令兹晚景疾病之餘仰荷陛下日月照臨之德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感恩深厚九殞何言但湖南一路西連巴蜀北控江湖大冦初平年饑艱食顧兹羸瘵之資何以克勝責任倘或一誤使令又致

人言微臣何施面目重念臣自陛下臨御以來蚤蒙簡
拔首尾八年未嘗避一事祇緣年已六十有五思慮耗
昏不堪驅策伏望聖慈貸其犬馬已疲之力保其螻蟻
垂盡之生別擇能臣使當閫寄俾臣依舊宮觀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近具奏辭免前件差遣乞依舊宮觀續奉詔書所請
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前去之任臣已望闕謝恩
祇受訖臣危迫之懇不避刑誅上瀆冕旒之聽臣年已

六十五歲方壯少之時在西北沿邊凡二十年屢統兵將被堅執鋭筋力早衰紹興二年在左蠡下寨與李成相持蒙陛下親灑宸翰俯賜崇奬至有卿躬臨行陣親冒矢石之訓則臣未嘗避事仰荷陛下聖知蓋有素矣今湖南一路年穀雖不登然大寇已平招徠流移撫綏疲瘵在臣之義豈敢辭難但臣自到台州以寓居卑濕得氣痛之疾調理未効春初一子已長立因病淪謝憂患相仍宿疾再作方面之寄必難勝任伏望聖慈矜念

臣衰殘之久力賜保全別擇循良付以一路俾臣依舊
提舉洞霄宫取進止

辭免少保劄子

臣近具辭免少保兼行宫留守續奉詔書所乞不允臣
已望闕謝恩臣契勘行宫留守職事臣已恭依聖旨供
職外所有除授少保誠以叨冒太過於分難安伏念臣
昨自右僕射除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臣力陳故
事乞納七官止帶通議大夫紹興元年除少保尚書左

僕射臣又固辭乃授特進逮及今經隔六年已迫桑榆志氣彫落永流湖外嗟報效之蔑然代匱浙西顧分毫之未展是宜澄汰敢意甄陞比於賜對之初已有乞骸之請仰蒙聖鑒矜念孤蹤付以便藩兼司留鑰臣哀遒之分已是踰涯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內外文臣未嘗有此除授豈容垂白之人當此非常之寵伏望聖慈念臣迫切之懇察臣開退之心使之福過而災生曷若惡盈而知止收還成命以協輿議取進止

乞宮觀劄子

臣輒有誠懇上干天聽臣去年十月內蒙恩除授令任以年老多病累具辭免尋奉御筆處分以湖南旱荒催促赴任臣不敢固辭遂倍道兼程於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初至之日斗米一貫五六百文人民阻饑老稚轉徙餓殍相望賊徒充斥臣恭依聖訓召到鄉村上戶具宣德意令出粟賑糶人人聽從稍濟艱食又多方勸率流移之人使之還業耕植漸廣偶幸雨暘以時年穀豐熟

令則新米每斗四百文倉米每斗三百文諸處盜賊招捕幾盡一路寧息帥司職事人人皆可辦集伏望聖慈憐臣六十六歲自夏涉秋脾疾大作目視昏闇心若怔忪常恐顛仆有誤寄委許臣納鎮南軍節度使旄印除臣一近下階官外任宮觀一次取進止

又

臣輒具愚誠上瀆淵聽伏念臣昨任河北路都轉運使因金人入邊飲食不時因得嘔吐之疾自此每歲時或

一發近因冒寒宿疾再作欲在假將治則留司職事無人權管不免扶病入省勞動氣血幾至顛躋重念臣六十七歲在於禮典甫合致仕伏望陛下憐臣久從羈絏念臣已迫崦嵫尫悴摧殘必誤寄委特軫睿慈蚤降處分又還旌印除臣一在外宮觀取進止

又

臣自五月十一日至平江即苦瘧疾二十三日至鎮江疾勢加甚不免歇泊醫治今月初三日瘧疾雖止飲食

起居全未復舊至初九日蒙聖慈差到醫官樊彦端方欲調治間於初十日早寒熱再作羸劣難堪切慮淹延未即安愈緣臣職任所繫非輕今來防秋不遠臣既前去建康未得凡百備禦措置後時必失機會上負陛下所以委付之意臣若止留鎮江調治誠恐招置人言倘三兩日間病勢稍愈即力疾前去建康如尚未痊減不免且留鎮江醫治欲望聖慈察其哀病以臣職事改命重任除臣一在外宫觀差遣以便醫治取進止

又

臣近以年老疾病乞在外宫觀伏奉詔書不允所請臣

有血誠再干天聽伏念臣自紹聖元年蒙恩賜第久在

河北陝西仕宦三十餘年累任劇邊差遣出入行陣薦

經艱厄身有金瘡復陷敵境因此得疾邇來發作頗頻

難以復被驅策今雖防秋之際未是丐閑之時然臨安

係屬內地別無邊防臣精力已疲實難勉彊伏望聖慈

推天地生成之恩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宮觀或許

臣納節致仕庶幾犬馬將盡之年猶獲覆露保全之德
誠意迫切不覺煩瀆瀝血叩閽俯伏待罪取進止

乞致仕劄子

臣輒具忱誠仰干天聽臣於今十六日因治事之際忽
覺兩臂沉重言語蹇澁疑是風疾遂召醫官陸近評脉
係是風證調理兩日不效遂召醫官王繼先看視亦云
風證所作與臣靈寶丹及祛風散煎服之又令醫官杜
揖點穴灼艾灸十餘處未見如舊今則思慮不寧心神

恍惚少有勞動疾疢增加臣自料虛風所中必不能日近平復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累奏乞收還旄節除臣一近下階官致仕取進止

辭免少保兼行宫留守劄子

臣伏蒙聖恩特授臣少保依前官充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兼行宫留守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奮身寒素禀性顓愚親逢上聖之作興首冠羣賢而進用被遇恩榮者一紀出入將相者十年報國無功揣

躬有罪今者年齡已迫於遲暮疾病久困於尫殘比因
賜對於嚴宸力乞退歸於農畝仰蒙淵造俯念孤忠卻
其告老之章諭以委任之意感深隕涕愧極汗顔惟亟
保之崇資兼留都之重寄豈容凡陋所克欽承伏望聖
慈憐其悃愊之誠大擴照臨之德收還成命庶獲少安
取進止

辭免知臨安府乞宫觀劄

臣伏奉聖旨除臣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

府不候授告先次赴行在奏事訖發赴新任臣已望闕
謝恩恭依聖旨赴行在所奏事外臣衰老餘生上荷聖
慈俯賜記錄除臣要藩天恩厚深萬死莫酬伏念臣承
乏潭湘將及一年卑濕之地疾病易生見今中乾下痢
筋力彫殘深慮臨安府係行宫所在應辦事煩非臣衰
瘁之資所能勝任伏望睿慈檢會臣去年八月内所奏
除臣一宫觀庶獲少就休養倘能可以支持異日或備
驅策取進止

貼黄

臣契勘臣係前兩府伏蒙聖恩許令赴行在奏事早來已上殿訖臣契勘紹聖間吕惠卿因差知延安府過闕遲留兩旬致臺章論列惠卿不即赴任意在規圖柄用臣不敢久留行在伏望聖慈早降處分謹具奏知

辭免大禮進封成國公兼加恩劄子

臣伏蒙聖恩進封臣成國公加食邑實封者合宫講三歲之儀上聖來四海之助禮成牲玉慶協天人爰逮守

臣亦蒙繁祉輙殫悃愊仰瀆睿明竊以大饗祀於明堂
作恭先於天下赳赳虎貔之士振振鴛鷺之班肅爾駿
奔翼然顯相如臣者崦嵫暮景蒲柳衰殘捧豆侍祠阻
陪盛祀充庭獻力有愧羣工敢圖渙汗之頒亦預加恩
之寵衍戶封之真實增井邑之爰田裂地疏封叨榮過
厚虛受益深於靦面投誠敢憚於循牆伏望陛下若日
溥臨如天廣覆察臣爵位之已極念臣涼薄之難勝收
成命於已行庶頹齡之可保取進止

辭免除少傅兩鎮建康府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制除臣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者伏念臣自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忽感風疾乞納節致仕至正月初七日蒙聖恩詔赴行在所奏事臣年齡衰暮得疾不輕藥石難效日益增重見今口角喎斜語言蹇澁又因寒濕臟腑洞下飲食頓减臣已披誠瀝仰瀆威尊天聽高遠未賜矜察方朝夕戰慄竢命之際忽

拜異恩禮遇之厚感極涕零竊念臣草芥之賤平日不量愚分凡被使令不敢不盡瘁今疾病至深難保旦暮臣若秖在此乞賜殘骸則久稽詔令百死莫贖臣恭聞車駕用二月七日自建康進發臣已力疾前去不數日到巡幸所至欲望特降指揮差官相驗臣疾病實狀堪與不堪任使庶幾螻蟻微誠得蒙聖明照知前後所陳即非誕妄取進止

辭免少傅兩鎮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任便居住者臣聞命震駭跼蹐不遑伏念臣器資窳陋性稟惷愚比者被命造朝蒙恩引對恭承聖眷存撫再三感咽之深涕淚横臆臣契勘上件恩命本為差知建康有此除授今來臣縁疾病力乞休致豈敢叨冒以速人言況臣衰病餘生沉痾未愈倘若祗受必致顛隮伏望聖慈矜念血誠收還成命檢會元奏乞納節致仕取

進止

第二劄子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少傅兩鎮恩命不允者臣伏祗睿訓猶閟俞音敢再貢於忱辭庶必回於聰聽臣聞爵禄所以礪世名器不可假人倘受授之非宜必顛隮而莫保嘗考本朝自有國以來文臣未嘗除授兩鎮列聖遵守故事具存在神宗時兩朝定策如韓琦在哲宗時四朝大老如文彥博皆不敢受顧臣何者乃越彝章況臣久竊寵榮粗知廉恥既辭劇任退養沉痾而乃冒亞

傅之隆名兼元戎之雙節縱臣心之不愧豈公議之可容伏望聖慈檢會臣已奏事理收還上件恩命仍許臣納節改授一階官致仕庶幾不至滿盈獲寛衰病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近再具奏辭免少傅兩鎮乞納鎮南軍節鉞改授一階官致仕續奉詔書所乞辭免定江軍節度使可依奏餘不允不許再有陳請者此葢陛下俯納臣言以其有

違故事不可輙加兩鎮聽辭其一而三孤極品猶俾幸
遷節鉞盛儀姑仍舊領所以寵光愚臣無所不至陛下
待遇始終之意可謂厚矣臣即合祗稟睿訓拜服恩章
而義有未安情不敢已薦陳悃愊疊犯雷霆煩瀆再三
甘俟誅殛臣昨先以疾病乞納節致仕屢形奏牘未奉
俞音忽降制書除守建康緣有此任使故加恩數向令臣
別無疾恙可以勉副驅策則亦何敢固辭及臣扶病就
道獲對清光幸蒙陛下憫其衰瘁特免重寄雖未容納

祿而授以醴泉觀使俾得退養沉痾仰荷陛下天地父母生成之大德苟未填溝壑則向去餘年皆陛下所賜俯伏感泣圖報無期顧臣平昔事國未嘗辭難輙求自便令建康之任乃因病免已負素心矧敢遂冒所加恩數因以為己利乎非特人言可畏在於神理亦將不容重以艱虞多事之際爵位名器正欲待功而勸勞今乃使臣據保傅之絶班食祠宫之厚祿擁旄仗鉞卧疾家居上乖陛下礪世磨鈍之方下增愚臣貪得無厭之恥

搢紳有識其將謂何事干國體臣何足道伏望聖慈詳

酌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收還少傅制命并許臣納節

改授一階官致仕庶寛咎罰獲保殘軀臣稽違詔旨罪

不可逃尚恃皇明終賜矜察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准詔書以臣三具劄子乞檢會臣前奏收還少傅制

命并許臣納節改授一階官致仕所請不允仍不許再

有陳請者薦煩鐫諭深切驚惶敢恃眷私重陳危悃臣

昨緣抱病先請休官會除守金陵旋蒙矜免則其所加
恩數豈可虚受盍嘗忝瀆睿聽至於再三臣詞已窮尚
復何説顧臣年衰氣索福過招災涉夏以來病軀益憊
瘧痢繼作皮骨僅存藥艾交攻形神俱敝而猶處隆高
非所據之位被優渥不應得之寵倘貪榮而不止則速
禍而愈深雖無人非必有鬼責竊惟陛下平昔待遇之
厚始終保全不忍使至於此是用輙稽威命更瀝血誠
伏望聖慈哀憐裁察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施行所有

告命臣終不敢祗受取進止

辭免陜西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奉親筆處分朕以陜西重寄非卿宿德素望不能任此可即日就道俟到面議當處畫事臣伏讀再三出自睿斷臣衰老垂盡之人荷淵衷齒記之厚披味至此不覺涕流緣事關利害不敢愛惜殘生須至披告君父臣自去年三月到台州不交人事屏絶思慮將養百餘日方始少安而氣血已衰瘂瘌繼作直至冬

深方始漸愈然病不除所感風邪時時發動每次則語
言蹇澁累日昏塞臣壯年性便鞍馬日馳百里去年十
二月間欲試乘騎因往蓊竹觀燒香行至中途不覺墜
馬幾至顛踣十日所視不敢欺天若當國家責任思慮
必多在道途之遠恐致勞動豈不上誤國事何以彈壓
將佐臣之所以深慮決不能勝陝西重寄也臣又讀聖
訓令臣即日就道面議處畫事尤見陛下大德撝謙將
屈羣策以安新附之邦遂有此處分日後若因聖問陝

西利害臣苟有所見尚可以思索節次聞奏若使臣前去陜西則年齡衰暮疾病尫殘實不能勉彊縱令到官必致有誤國事萬萬無疑伏望聖明曲加軫恤特降處分免臣此行庶幾不致敗事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准進奏院報已降指揮差中使宣押臣赴行在者臣仰體睿私必將起用俯循孱懦愈切凌兢更露愚衷庶回天聽臣昨緣大病之後猶未復常衢顇衰殘不堪任

事已累具奏乞罷召命不敢喋喋重瀆聖聰而臣自聞
恩旨以來自度不能上副陛下使令之意夙夜憂懼不
知所為致舊疾發動暴作下痢精神恍惚心志不寧竊
慮因緣復成大病見令醫工調治倘旦夕未效又須灼
艾其勢未能就道伏念臣素荷國恩久違軒陛令蒙促
召又煩遣中使宣押在臣子之情豈不願陳力一報君
父顧臣乃以憂畏在心疾勢復來未可遽任道途之役
若淹留使命稽違詔旨雖伏斧鑕何以塞責是以不避

萬死再此披誠伏望聖慈憫憐衰朽疾病如此特降睿
旨寢罷召命追還中使稍得安養實陛下天地父母再
生之賜取進止

辭免赴召乞納節致仕劄子

臣近准親筆召赴行在奏事臣以疾病具奏乞寢罷赴
召指揮仍乞檢會臣未被召以前累具奏陳事理特降
處分許臣納節致仕今月二十二日再奉親筆催促赴
召臣捧詔戰恐泣涕無從伏念臣羸病之軀心之精微

言不逮意不能感悟天心仰煩聖造再御翰墨鐫諭哀
愚臣以疾病未能就道仰蒙天地父母哀憐尚寛顯戮
臣伏自思念陛下踐阼之初首降詔命俾赴行朝繼擢
版曹寖膺榮遇出入將相逮今十年晚景殘齡倘可以
仰報國家一身豈可畏避重念臣事陛下日久平時驅
策雖親臨行陣冒犯矢石猶不畏避者以彊壯無病可
以任事故也今來召赴行在奏事乃臣子之至榮而累
具辭免者以六十八歲之殘生忽感風疾手足戰掉醫

士以為不可再有勞動而朝廷之儀不可不懼欲望聖
慈特降處分勒醫官陸近等供具臣去年得疾之因服
藥灼艾次第及差官按驗臣目今病狀如是托疾自當
明正典刑如委實抱病伏望天慈放臣閑退異日倘未
填溝壑尚或少圖報效取進止

致仕辭闕劄子

臣聞騏驥壯歲一日千里及其老也伏櫪悲鳴戀軒不
已臣蒙聖恩廣厚況陛下方欲建立中興之功而臣老

病不能少效尺寸志與願違涕隨言出瞻望宸極臣無任感戴隕越之至

忠穆集卷四

宋 呂頤浩 撰

表

謝特轉朝奉郎表

繕修城壘慚無補助之勞陞進官資猥預褒嘉之典省循忝冒俯伏怔忪中謝伏念臣識謝通方器非適用泮宮十暑估畢何功宗學三霜傳經甚陋間蒙推擇稍與選掄責海摘山初除官於浙右飛芻輓粟俄易任於畿

西洊被宸綸就更使節惟魏都之襟帶控朔部之吭喉
聖慮防微念城隍之圮塞守臣祗命庀徒旅以興修樓
櫓一新金湯四合虎貔奮力成於旬月之間雉堞淩空
隱若雲霄之上載惟駑鈍綿力何施忽拜龍光誤恩俯
及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廣大湯政中和好生以洽民心
常德以立武事功惟從重用敦勸於羣材賞不失勞示
無私於庶類肆令庸賤亦玷寵榮臣敢不跂詠前修激
昂素節實墉實壑叨恩已愧於無功迺積迺倉率職尚

期於小補

謝特轉朝散郎表

救荒布惠方祇温詔之音懋賞遷官忽拜中天之命省循非據戰恐交懷中謝伏念臣本乏才能誤登科第橫經勸講首尾十年随牒宦遊棲遲二紀間蒙推擇稍預使令惟髙陽一路之衝總朔部十城之逺河流横亘穡事艱勤塘水瀰漫地形卑下薄有雨淫之患類多菜色之虞上聖勃興邁禹湯之獨智匹夫不獲軫堯舜之深

仁至乃親灑宸毫涔頒詔檢廣給散以惠細弱營居處以寓流移大開倉廩之儲蠲免税租之入展閣借貸遵奉成書拯救撫存不拘常法精誠感格品類昭蘇舉無疾疫之災各保安全之慶羙蔾茹糗變饑饉而為豐年里頌塗歌改呻吟而成和氣於穆帝王之德克配乾坤子然螻蟻之生何裨毫髮逮兹進秩尤懼瘝官此盖皇帝陛下明協照臨功叅化育敷德澤以厚下操威福以馭臣視民如傷既恤災而有政勸功以賞又録善以無

私是致妄庸亦叨甄奬臣敢不夙興自勉夕惕載思永堅忠孝之心益勵報酬之節

謝直秘閣表

祇領使權久乏涓埃之効進聨冊府誤膺綸綍之恩省分踰涯汗顔增愧中謝竊以承明金馬昔云著作之庭延閣芸臺今號圖書之府四部森羅於編簡九流輝曜於籤縢内則掌校秘文必求材雋外則帶爲貼職宜命時髦自非黄卷潛心青錢馳譽或負瓌奇之業或髙經

緯之文素推博習之通儒乃使寓名於藏室伏念臣性
類彙膏之昏鈍才同蟠木之輪囷講學十年傳經甚陋
効官二紀補報何功稍預選除浸更任使屬朔方之小
歉軫淵慮之深憂凡恤民施利之方若移粟救荒之政
經畫悉遵於睿訓奉行僅免於刑章豈期至薄之勞上
達蓋高之聽特頒宸翰俯飭孱蹤兼示優恩肆令原任
身叅秘省安知闗塞之遥名入道山頓覺蓬莱之近此
蓋皇帝陛下深仁博愛洪造曲成操八柄以馭羣臣奉

三無而惠萬有芃芃棫樸備薪櫹以無遺汎汎楊舟均浮沉而俱載致茲冗賤亦玷寵光臣敢不激勵懦衷布宣睿澤考察盈虛之理斟量開闔之權仍偷暇於簿書復究心於鉛槧葵心常在敢忘傾向之誠駑馬未疲誓竭馳驅之報

謝河北轉運副使表

外府備員方懼曠尤之責朔方將漕復遺臨遣之恩揣分踰涯汗顏增愧中謝伏念臣草茆寒士章句腐儒偶

塵俊造之科獲玷官常之路橫經勸講首尾十年抗俗奔馳徊翔二紀使節薦持於南北事功何補於毫分逮供職於中都尚未淹於數月忽蒙推擇再預使令陟峻職以寵行造大廷而賜對親聞法語熟知四海之憂仰揆淵衷凜出百王之上夫何頑鈍有此遭逢矧是奥區乃臣舊部闗河控扼無匪昔游金轂支移粗為素習單車就道攬轡增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有為聰明作哲乾開坤闔均覆幬於羣生雷動風行普恩威於萬

物挈提大器駕御羣材肆令冗賤之資亦備驅馳之列臣敢不激昂疲鈍趨赴事功舜陛堯廷方遠趨朝之路朔風塞雪益深戀闕之思永誓糜捐少圖報效

天申節賀表

華渚流虹兆興王之瑞應樞纒繞電昭元聖之休符會逢彌月之辰仰祝後天之算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睿明天縱剛健日新當國步之艱難膺昊穹之眷佑興衰撥亂將開混一之祥濟世安民方懋憂勤之德協氣橫流

於上下歡心徧接於寰區臣頃代匱於冢司屬省愆於海嶠遠効封人之頌傳聞嵩嶽之呼夢想堯階神馳舜陛乾坤簡易既夙荷於生成日月光明願永依於臨照

生日謝賜羊酒米麵表

慶澤如天寵頒於異數措躬無地自悼於孤生難名洪造之恩罔極劬勞之慕中謝伏念臣少無奇節早際盛時荷三朝聖神之知乏一日忠嘉之報逮真人之臨御躐羣俊以超升適丁載育之辰俄被既繁之錫此蓋皇

帝陛下仁深洽物禮厚馭臣每軫念於股肱故曲加於
體貌榮迂中使慶溢外庭五鼎徒陳弗及遺羹之日萬
鍾雖竊奠追負米之年惟勤夙夜之思庶答生成之賜

辭免少保左僕射表

綸制誕敷俾還宰路囊封懇避尚閟俞音仰祈從欲之
仁終遂知難之請 中謝 伏念臣性資剛僻學術迂疎屬
委質以策名誓捐軀而報國夙際風雲之會久依日月
之光時適艱虞義惟黽勉飛龍正御何施汗馬之勞霖

雨無功已愧代天之用昨叨注倚寵畀藩宣顧殫螻蟻之微誠庶答乾坤之大造而臣心志已竭疾病交攻琳館投閑方陳於剡牘鋒車促召亟對於凝旒載登左掖之崇仍陟貳公之峻蚊負山而力小是懼鶴乘軒而寵過為虞跼地靡容循墻知畏伏望皇帝陛下垂恩簪屨加照桑榆察臣惓惓之忠素非避事念臣區區之意大懼妨賢更選時髦俾持政柄聖時得濟川之助微臣當擊壤而歌蒲質雖衰儻未淪於溝壑葵心常在猶期效

於涓埃

第二表

忱辭屢達期仰動於天心温詔曲頒俾恪共於袞職罄陳微悃重冒威尊中謝竊以政總中臺僕射實百僚之表朝列左棘三孤居羣士之先體貌既隆安危所寄雖置員而久曠信受任之非輕況當國步之艱難敢累聖君之畀付伏念臣禀生奇蹇賦性顓蒙早擢禁途晚陪樞筦心每存於王室功何有於太常當軸處中初乏姚

崇之十事折衝禦侮奚堪李靖之一行況未施橫草之勞而久困負薪之疾方籲天而求佚乃播命以登庸外憂難彊之筋骸内畏非常之爵寵力不能而當止技已試而何堪俯伏投誠彷徨失據恭惟皇帝陛下乾剛獨運離照旁施念輔弼之臣實關治亂非文武之備孰繫重輕遴擇時材益隆國棟儻不嫌於反汗庶大振於宏綱顧惟進退之間終賴生成之造

謝左僕射表

出分帥閫曽無禦侮之勞仰奉制恩再冒處中之寄牢辭不獲荷寵爲憂中謝竊以惟昔大有爲之君必得不世出之士靖寧禍亂保乂邦家式丁千載之時遂定萬年之業成湯以三聘相伊尹克享天心姚崇以十事獻明皇再造王室究觀亨會宜屬真賢伏念臣初乏寸長徒堅一節出入三紀久玷恩私勤勞百爲備嘗艱險晚託風雲之會繼叨袞鉞之榮邊騎南馳嘗分憂於柱石冦鋒宵遁復備位於藩垣仰賴天威漸平冦難曽何施

於尺寸惟竊戴於寵光敢圖渙汗之頒歸冠上台之位念皇綱之未振復天步之多艱事已試而可知固慚重任恩彌隆而未報尚竭孤忠此盖皇帝陛下明照庶工區别羣品與天同徳茂化育於蟲魚如日之升被光華於草木肆令衰朽再冒使令尊主庇民敢負平生之志節興衰撥亂庶寛當宁之憂勤

任左僕射乞宫觀表

賛元經體慚賢路之久妨告老乞身叩帝閽而有請退

惟僭越甘俟刑誅中謝伏念臣世貫寒鄉早塵仕版繡衣持節十年猥被於馳驅鐵馬從軍二鄙徧嘗於險阻會真人之臨御偕羣俊以陞遷初擢貳於樞庭繼延登於揆路揔戎京口距强鄰於一水之間置陣江東禦大寇於半舍之近但憑睿筭曾乏寸功逮重玷於冢司已再更於歲籥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逼崦嵫之將暮加蒲柳之易衰素嬰伏暑之沉疴發在連年之盛夏向匪嚴宸軫念丹劑屢頒遣中使而撫存

勅良醫而調護至於今日豈保餘生重念臣遭遇聖明兩叨鼎軸出入將相五換星霜禄位豐盈形神衰薾兹屬艱虞之際難勝機務之繁伏地投誠籲天瀝懇伏望

皇帝陛下乾坤覆燾日月照臨憐老馬之虺隤難堪鞭策憫病樗之朽腐宜謝雕鐫俾斂跡於公朝獲庇身於真館豈特匡羸之弱質稍遂休閑庶令孤拙之危蹤得全名節

謝兼湖南路營田大使表

祇守屏藩退慚衰朽就加使指彌荷寵靈中謝竊以兵
食所先耕戰為急漢屯西域充國陳十二事之便宜魏
田許都任峻得百萬斛之蓄積是為有邦之大計宜乎
歷世以相沿國家屬時多艱稽古創立乃眷宿兵之地
是嚴積穀之科外杜姦謀內強國勢乃合兵民之力以
紓飛輓之勤雖經始於暫勞庶成功於永逸亶惟時望
始合奉承而臣齒髮已衰精神俱耗任雖專於帥閫情
實在於衡門忽承明詔之頒例付司農之責此蓋皇帝

陛下大明並照厚德無疆謂臣粗知稼穡之勤憐臣侍從靮鞭之久逮茲承乏之晝出優恩臣敢不誓竭惷愚仰圖報効惟知黽勉踐仲由有勇之言儻或豐盈覬羊祜季年之積

謝除男抗摭職名并姪挺改官表

運逢千載莫知補報之方寵被一門益犯滿盈之戒既累辭而弗獲徒負愧以彌深中謝伏念臣世貫寒鄉家傳末學繩樞甕牖素非閥閱之餘韋帶布衣僅繼簪纓

之後晚膺睿睠再冒台司欲効涓埃徒殫夙夜歎殘年之多病思解政機顧賤息之何功同升冊府身居子舍名在道山賞典頻繁必速續貂之誚聖恩優渥益憐舐犢之情復因猶子之從軍俾脫南宮之銓調睠私若此灰滅以之此盖皇帝陛下太極函三乾元用九執賞罰之大柄駕馭英豪恢道德之宏綱包容纖芥故令衰緒亦被榮光臣敢不益懼顛隮愈懷祗畏行惟訓儉傳清白以承家言必教忠誓糜捐而報國

謝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軍事事表

恩頒宸宇誕揚渙汗之音誠叩天閽莫動蓋高之聽揣躬涼薄拜命兢營中謝伏念臣奮跡寒鄉致身近弼逢時器使寧無中外之殊被睠優隆不見初終之異頃祇嚴召再秉洪鈞鳳閣鸞臺顧叨逾之已甚珥戈玉節思報稱之謂何皎皎不忘區區自効況崦嵫景逼久無意於功名而鼯鼠技窮猶誤蒙於驅策過膺異數兼總元

戎惟茲八路之權歷考四封之遠長江繚繞屬部彌延北接偽疆地犬牙而錯處南連蜀壤勢猨臂以交通號令實遥撫循攸重必資豪傑仰副倚毗如羊祜之懷柔方成遠業若武侯之籌略庶定中原顧臣何人辱國斯舉既覦天而莫獲徒跼地以難安此蓋皇帝陛下睿智日新聰明時憲誕敷文德本聖人之用心有此武功亦王者之能事迺肇新於督府作巨屏於行朝而臣日侍清光備聞睿訓肅將天罰少寬明主之深憂克復神州

尚覬蒼穹之悔禍

謝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表

待罪台司弗勝重任奉祠真館仰累寛恩仍兼秘殿之隆名俯示淵衷之至意念循墻而莫避惟感涕以無從中謝伏念臣本乏藝能叨蒙推選十年持橐荷累朝黼扆之知二紀從戎冒極塞干戈之險晚緣遭際寖冒使令瞻天表於敵營已蒙眷奬奉時巡於海甸復被甄陞驅馳七換於星霜出入再叨於魁柄念中原之未復每

深韃市之嘶庸王國之多虞敢憚摧鋒之役而臣侵尋晚境顛倒迷塗既無經遠之謀又乏防微之智念積年之罪釁顧擢髮以奚窮誤當宁之倚毗雖殺身而莫贖方言章之交上實邦憲之難逃力扶顛躓之蹤孰非怦懞之造此蓋皇帝陛下至仁兼愛大德有容念簪履之微材久蒙親近貽搢紳之後福特屈刑誅祿食優衰悴之身終始盡保全之賜臣敢不甘心蓬蓽遠跡海山闔門銜戴於恩私沒齒不忘於循省儻有捐軀之所不改

初心庶幾結草之前尚期小補

潭州乞宫觀表

不能者止恐貽覆餗之譏有疾則辭敢怠負薪之訓輙陳愚悃上瀆淵聰中謝伏念臣頃以孤忠誤蒙器使憤匈奴之未滅何以家為思天下之未平猶如己溺枕戈必報甞膽不忘嗟志大而才踈終遇豐而効淺賴中宸之覆露從祠舘之優閑庶保殘年不虧素守會長沙之闕守選舊弼以分行首尾五六辭既難回於渙汗奔馳數千

里遂遠涉於修塗重惟承乏之初偶屬大荒之後羣盜
弄兵非一路編氓餓踣於四郊戮渠魁而撫脅從俾安
田里勸豪宗而發私積以賑貧窮晝旦忘飱夜分罝寢
適雨暘之協序致年穀之順成緑林無嘯聚之徒赤子
返耕桑之業因兹乞退豈曰辭難傾肺腑以籲天望雲
霄而俟命重念臣頹齡巳迫弱質易衰自夏涉秋常苦
怔忪之患從朝至暮第懷顛沛之憂藥石交攻形神浸
耗旣難膺於重寄敢貪戀於寵榮豈待人言所宜自省

伏望皇帝陛下擴推明徳曲示優恩俯憐螻蟻之誠深念蓋帷之舊使其全進退之義察其非矯激之為蚤降俞音俾安賤迹丹心懇切仰祈從欲之仁白首涕零猶誓捐軀之報

謝賜御筆并乞宮觀表

仰貢囊封披腹心而自達俯頒宸翰輝耳目以增榮輒殫螻蟻之誠重瀆冕旒之聽中謝竊以父母之愛子唯欲其生疾痛則呼天固非得已伏念臣自叨閫寄思報

國恩亦嘗親總師干冒涉風濤之險身先士卒以當豺虎之羣義在除兇誠非愛死徒以崦嵫將暮蒲柳易衰厲氣潛乘雨淫為梗悵心神之搖落寂若寒灰顧肢體之凋摧僅同枯枿力陳悃愊獲遂退閑豈期睿眷之豐隆更賜湛恩之優渥灑為聖作播在訓詞倬然雲漢之章照臨萬物疾若風雷之令鼓動羣心捧讀凌兢退思感泣自惟蹤跡久被眷知豈敢心欲仕而丐閑身尚安而託病上負生成之大德永為名教之罪人顧雖無知

亦不為此伏望皇帝陛下擴施洪造深憫忱辭察臣信以事君寧忍為欺君之行念臣勤於涖事且素無避事之名矜貸餘生俾全晚節收形骸於行陣獲保殘年奉香火於閒庭庶安賤迹

又

轅門移病屢仰貢於忱辭使馹踵塗復下頒於宸翰寵加心悸感劇涕零中謝伏念臣蚤玷儒科晚陪興運入麾揆路出擁戎旃念膺明主之知頗慕古人之節誠通

白日雖慚曾子之揮戈志復中原每效陶公之運甓固嘗親持桴鼓止泣江山第緣日暮之年復困雨淫之疾心號神明之舍動輙怔忪胃為倉廩之官愈增虛弱數上章而自劾冀引分以投閑敢謂聖明益深眷注特攄睿思親灑雲章迅若風雷鼓動貔貅之勇粲如奎壁下為草木之光縱使糜捐莫能報塞然念衰殘之質久嬰疾疢之憂恐終誤於使令必再干於聽覽伏望皇帝陛下體天行健如日方中俯念疲癃聞越吟而軫慮加憐

耋艾錫漢帛以疏恩改命英材俾專劇任肆令孱懦獲遂退休横槊賦詩尚憶當年之意氣求田問舍少延末路之光陰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中使遄臻仰訓詞之下逮外藩無補蒙錫予之殊榮祗服睿私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少諳寒苦晚幸遭逢學古而不適於時才疎而無取於世荐沐雲天之澤久叨將相之權已迫衰殘甘退歸於邱壑再蒙除用乃復領

於麾符祇命戒塗涓辰視印云何報効尚辱記存頒北苑之名團能祛滯思出上方之珍劑可起沉痾此蓋皇帝陛下霈澤旁流晉明蕃錫憐臣簪笏之舊未忍遐遺以臣桑榆之年猶加返照臣敢不仰銜恩遇勉竭疲駑儻未畢於餘生誓少酬於洪造

辭免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諸軍事加食邑表

久塵揆路屢伸閑退之誠兼總元戎更冒倚毗之重輙

布宇辭之義仰祈從欲之仁中謝伏念臣涉道弗深見幾尤淺天資拙直之外無所甚長世路艱險之間頗知自信偶陪聖運再玷宰司殫夙夜之微勤冀涓埃之小補志期靖亂常止泣於江山心在酬恩每捐軀於矢石終無異效仰副虛懷敢謂皇明照知忠樸內襲三台之任外專八路之權非王導之材猷孰膺遴選捨武侯之智略曷副褒陞況乃入當相印之榮出擁戎旃之寄踰涯是懼揣分奚堪伏望皇帝陛下天地兼容神明獨斷

憐臣已老素無避事之名知臣至愚徒有愛君之志偶緣衰病恐誤使令特軫淵衷收還成命數求人傑佐佑邦基庶令衰瘁之餘生獲保退休之晚景

第二表

囊封上達具陳悃愊之辭詔檢下頒復拜丁寧之訓輒再干於洪造冀必奉於俞音 中謝 竊惟將相之大臣實繫國家之重任都督之號起於魏晉之間僕射之名盛於隋唐之際並居朝著各執事樞能效一官已為稱職

併持二柄允屬英材儻匪寅亮天工克任棟梁之寄兼資將略素深帷幄之謀必致顛隮難當憂責如臣者文慚經緯止爲章句之儒武昧韜鈐粗通軍旅之事輒膺異數大駭羣情伏望皇帝陛下覆燾無私照臨有赫察臣無功名於承平之日矧值艱難憐臣乏材力於少壯之時況茲衰病收還成命改付眞賢庶於授受之間不失邇遐之望

謝封成國公加食邑表

侯邦假守每深尸素之慚禋祀慶成濫被寵光之典懇辭不遂撫己增憂中謝竊以分國擬於上公爰田畀之多賦名器所寓輕重有倫儻乖授受之宜奚副遐邇之望伏念臣奮由寒素晚遇聖神初從樞筦之嚴再冒鈞衡之重罪戾有邱山之積報酬無尺寸之微荷哲后之記憐推天慈而覆燾逮司留鑰畏甚履冰方合宮款謁之辰乏捧豆走祠之力敢期褒命誤及孤蹤此盖皇帝陛下舜德格天堯仁浹物駿奔得四海之助聖孝來萬

國之心致是衰殘亦叨責飾臣敢不仰思睿渥彌激懦衷斧鉞在前豈憚捐軀之所係毫或補盍堅戴上之誠

